

# 贩卖痛苦的偶像音乐，为何在东亚屡试不爽？



MZ世代(指1980年~1995年出生的M世代与1995年~2000年代初期出生的Z世代统称)的偶像产业,再度将目光聚焦在了引起东亚青少年的成长共鸣上。

11月20日,制作人郑炳基打造的K-Pop新人女团TripleS小分队AAA为期两周左右的出道活动落下帷幕。其出道曲《Generation》在YouTube的播放量至今已突破2790万,在出道不到半个月的情况下增长了20万左右的订阅用户;这首歌曲也在韩国Melon排行榜持续逆行,从千名开外来到了200环,在YouTube Music、Spotify、Apple Music韩国榜单上也稳居前列。

《Generation》在TikTok上引起MZ世代群体热烈反响,其蹿红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讶。目前,TripleS官方账号发布的视频单条播放量均维持在百万以上,歌曲的舞蹈挑战也在TikTok中成为热潮。在内地,这首歌曲也同样吸引了MZ世代的关注,以新人黑马之姿在QQ音乐新歌榜上已累计在榜23期(截至11月21日),最高排名31名;在韩国榜最高拿下第三名,仅次于当红女团(G)I-DLE、LE SSERAFIM。

作为从小型公司Mdohaus出道的“名不见经传”的新人,TripleS仅凭借一首出道作品便在海内外留下了姓名,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促成这一“开门红”的原因,离不开TripleS与MZ世代紧紧契合的音乐概念。

东亚文化下的音乐反叛  
知名制作人秋元康曾表示,东亚国家的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不屑于用最直白的感情和语句来为描绘东亚青春。但正因如此,被忽略的这一部分反而在偶像产业兴起之后,成为极具“杀伤力”的吸粉利器。

因而,《Generation》能够引起剧烈反响,实则并不奇怪。纵观这首歌曲的Reaction、乐评等内容,频繁被提及的标签便是“东亚青春压抑下的自由与反叛”,这也是戳中诸多听众共鸣的核心内容。

在歌曲MV中,也以更加具像化的形式展现了这一内核。厌烦学校统一的黑长直发型与黑白校服的少女学生,突击检查时藏起的手机、撕掉的指甲油,想要“逃离”刻板守旧的校园规则,在地铁、路边偷偷跳舞录制TikTok,却又在看到路人经过时惊慌停止;而在电梯上,少女学生偷偷跳舞玩闹,向着电梯顶比“V”的小确幸,也与同一空间内死气沉沉、面无表情的上班族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管游离在何处,少女学生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这种压抑下的明媚快乐,既是东亚青春里最为普遍存在的核心内核,也是东亚社会里最为常见的“自由”。比之MV的直白,歌词反而更为“意识流”,在表达冲破压抑自由生长的同时,社会性的“丧”与“痛苦”也共存其中,“真相是Feeling,谎言是healing”。

在此之前,这种针对东亚青少年生活带有批判性的偶像歌曲也并非没有先例。

2012年,防弹少年团发布的《学校的眼泪》,聚焦在东亚

校园霸凌文化,犀利指出教室也是社会的缩影。在成人制定的弱肉强食规则下,学生们也是“教室”这一牢笼里的“受害者”,而社会的“旁观者”,也同样是校园暴力的“加害者”。

自2013年以来,防弹少年团的“校园三部曲”“花样年华三部曲”也同样将音乐概念定位在反应东亚青春的角度。比如,《No More Dream》和《N.O》所反映的“失去梦想的学习机器”对应应试教育进行批判、质疑大人所说的“辛苦只是现在”“拥有名校与金钱才是幸福”的扭曲价值观;《I NEED U》和《RUN》则表现了在青春期所遭受的来自学校、家庭、社会等层面的压迫下,他们和朋友在夜晚恣意奔跑、藏在废弃工厂里围炉夜话等当中“偷”来的瞬间自由。

防弹少年团借此获得了“学生统领”的称号,《I NEED U》与《RUN》更是斩获Melon,获得10个音乐节目。

除此之外,本月少女yyxy在2018年发布的《Beauty&Thebeat》则围绕逃出被规训的“伊甸园”;NCT DREAM在2020年发布的《GO》在“叛逆中寻找自我”,鼓励年轻的人生中要“打破常规”、反抗千篇一律等等。

相比于K-Pop、J-Pop中的榉坂46则是诠释东亚文化中青少一代的反叛感最为强烈的偶像组合。

从2016年出道作品《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榉坂46便被制作人秋元康赋予了一定的反叛意味,他们呼吁年轻一代“不要被大人控制自己的决定,一味地说Yes真的好”;在2017年的《不协和音》中,这一理念从压抑的东亚青少年生活领域升华到社会属性,“提出异议有什么可怕?不协和音可以打破偏见”。

到了2018年的《打破玻璃!》和2019年的《黑羊》,榉坂46在C位平手友梨奈的带领下,将属于这一世代年轻人的“格格不入”以更为痛苦和直白的形式表达出来,不管是《打破玻璃!》中“驯养的狗”还是《黑羊》中“妥协的黑羊”,反叛都意味着要承受痛苦和迷茫。这也正是东亚青少年在压抑中寻找自我过程的另一种体现:最终还是要从格格不入到面对现实,无法融入社会的后果则注定是悲剧。

将时间齿轮往前拨动至千禧年前后,第一代偶像H.O.T在1996年的出道作品《战士的后裔》中,就曾批判东亚社会的选择性忽视,指责学校带来暴力革命、剥夺梦想自由与学生人格等问题。后来的东方神起,也在《三角魔力》《O-正.反.合》等多首歌曲中,探讨社会性对于年轻一代梦想的毁灭、人生观等方面的影响。

不难看出,在偶像产业发达的日韩两国,并不执着于粉饰太平、一味传递青春时期的无忧无虑,反而敢于深挖这个群体面对校园、社会、梦想时的焦虑与迷茫,将叛逆精神植入偶像概念之中。

为什么这一招能屡试不爽?

这一音乐概念能够屡试不爽,收效喜人,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契合青少年所思所想。

每一个时代的青少年都有其关注、困惑的内容,偶像音乐引起的共鸣感将他们有机会转化为自己的消费受众。根据韩国最大搜索引擎NAVER的数据显示,搜索TripleS《Generation》的用户占比中,年龄在10代至20代(泛指满10岁未及20岁的人和满20岁未及30岁的人)的用户占据50%以上,其中女性占比66.3%。而在其Melon收听分布方面,10代至20代用户也分别占据25%、33%。

这也更直观地反映在专辑销量上,TripleS这张出道专辑首周销量便超过了18000张,根据K4数据来看,10代女性是其主要购买力。对于依靠出道曲刚刚打开市场的新人偶像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已经拥有相对稳定且忠实的一批消费受众。

当下,相比于以往几代主动获得信息时面临的匮乏性局面,MZ世代的青少年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获得信息的途径跳过了磁带、电视TV、网站等过渡时代,直接在以

YouTube、TikTok等为主的长短视频平台上建立主动权、自行设置偏好,传播媒介的改变令MZ世代在接收信息方面有了更强的自主性。

一般来说,强烈的自主性会令个体心理或物理层面夹杂着一定孤独性,在东亚较为压抑的文化语境中,青少年也更偏向于寻找可以寄托精神、取得安慰的群体拥抱,这点在以网络化社交为主的MZ世代中体现得颇为明显。偶像音乐所带来的同龄人的呐喊与解惑,正对应了青少年的青春需求,使得带有一定“叛逆感”的偶像成为代表青少一代发声的“意见领袖”。

偶像产业在二战后失去幸福感的日本社会中应运而生,偶像音乐同样也带有一定的慰藉色彩。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东亚青少年青春期的思想与生活、为其发出压抑中幻想的反叛精神和对现实赤裸裸反抗的偶像音乐,也是一种“宗教”信仰。

从整个行业来看,这种贩卖痛苦为主的“青少年反叛”音乐概念也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主流音乐市场对于东亚青少年的压抑、痛苦、自由等复杂因子构成的成长期,以及在学生这一身份下的苦闷,并未有过大量细致且深入的挣扎与发声,大多还是在世俗价值观下理解的情感世界。

正如秋元康所言,“痛苦也是一种魔力”,被主流市场忽略的东亚青春成长苦痛,也是稀有的悲观主义美学。

这在后来榉坂46的一炮而红上得到了印证。2016年出道时,榉坂46以别具一格的“维持自我”的价值观出现,毫不隐藏负面情绪,对大人、社会、学校直白地进行控诉,表达不满与质疑,思考梦想、生活、友情与爱情为何的深刻内容。这与市场上主打元气、抒情等风格的现役偶像或是歌手截然相反,在日本社会中引起极大的共鸣与反响。

最终,其出道单曲《沉默的大多数》在发售首周销量达到26.2万,一举夺得日本O榜周榜冠军,并刷新了日本公信榜女歌手出道单曲首周销量记录,并在当年以出道不足8个月的新人之姿,登上了日本NHK红白歌会。

当然,对于中国市场来说,由于偶像产业仍在过渡中,还尚未到研究本土这类精神内核的细分阶段。不过,说到底,东亚各国都受儒家文化影响颇深,青少一代即便有着语言隔阂,但情感投射、学生文化也大多一脉相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的青少年会在日韩偶像音乐中寻找同龄人的共鸣。

毕竟,应试教育下的学业压力,渴望一瞬自由放松的享乐期待,以及想要从东亚社会里挣脱牢笼获得片刻喘息等想法,都足以真情实感地代入到所构建的情境之中,最终也不意外地成为偶像产业的助推力。同时,也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规训,“反叛”成为了更加现实化的音乐主题,规避了主流倾向的“驯化”。

可以说,将东亚青春的负面情绪作为延展表达,也恰恰是受众、偶像产业、市场所共同期望的,毕竟成长中的困扰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免的。应该允许“反叛精神”存在,这也正是东亚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来到MZ世代的偶像产业,不可否认的是,在理想化、虚构化的概念之外,其也越来越在意群体化的情感共鸣、现实倾向的概念表达。相对而言,这也是一种回归“本我”的实验。

作为本应该带来元气、帅气等正向情绪的偶像产业中的“不协和音”,“反叛精神”意味着对“丧”“压抑”等负面情绪的解构,在某种意义上贩卖着东亚青少一代乃至社会人士的痛苦情感,依托多元化的音乐风格将其带到主流市场上面对“审判”,正契合了东亚MZ世代受众的主题。

或许,“反叛压抑”的内核,也是一种贩卖青春期痛苦的偶像概念,更是东亚特殊且成功的“行为艺术”。

# 30岁亿万富翁SBF,终成“阶下囚”

SBF(Sam Bankman-Fried),这个美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一,下辈子或将在牢狱中度过。

2022年12月12日下午6点多,SBF在巴哈马群岛的公寓内被巴哈马皇家警察逮捕,预计他将被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据《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称,美国纽约南区法院此前已经以“电信诈骗、电信欺诈共谋、证券欺诈、证券欺诈共谋和洗钱”等罪名起诉SBF。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前高级辩护律师布雷登·佩里(Braden Perry)曾向CNBC表示,上述任何一项指控的定罪都可能导致数年或数十年的监禁。

“从理论上讲,在大多数国家,公司经营者单纯的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客户资金损失或者公司破产的情形在很多情况下不构成犯罪,除非经营者存在严重欺诈,或存在为了自己以及第三者的利益而实行违背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国全向虎嗅表示。

2个月前,SBF还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92年出生的他曾是全球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的创始人,该公司的估值一度高达320亿美元,SBF也因此成为亿万富翁。他在2022年10月的净资产还高达105亿美元。然而,百亿美金在短短几天内,烟消云散。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2022年11月8日,由于FTX偿付能力不足造成用户恐慌,其净资产在一天内下降了大约94%,至9.915亿美元,这是该指数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而到了2022年11月11日,彭博亿万富翁指数认为SBF的资产已经归零。

SBF被认为是又一个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后者曾是硅谷冉冉升起的科技巨星,她成立了一家高科技血液诊断公司,被称为“女版乔布斯”。然而,最终她被指控“大规模诈骗”用户和投资者,并锒铛入狱,获刑11年3个月。

SBF与伊丽莎白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求学于名校(麻省理工和斯坦福),30岁前便已通过创立“科技公司”成为亿万富翁,并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被美国主流媒体争相报道。两人都获得了科技大佬的支持与帮助,并且与美国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BF获得了红杉资本、软银愿景基金、淡马锡等机构的投资;伊丽莎白则获得了德丰杰、ATA Ventures和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等的投资。他们的破产,让这些知名投资者们损失惨重,也让全球众多用户遭受欺骗和财产损失。

而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也最终因为欺诈行为被曝光,而身败名裂。

此次,SBF被逮捕,是否会被判刑、判决多少年,也成为了美国政治圈、科技圈、加密圈热议的话题。

但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却在推特上表示,SBF不会被调查,因为他是民主党的大金主。据统计,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期间,SBF向美国民主党捐款金额高达3900万美元,是民主党的第二个人捐款人,仅次于索罗斯。他还宣称通过黑钱渠道向共和党人捐赠了大量资金。在美国政治中,“黑钱”指的是为了影响选举而不向选民公开资金来源的支出,在美国一些非营利组织可能会在不透露捐赠者身份的

情况下花钱进行竞选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FTX的总部最初设立于中国香港,在今年10月底至11月初的香港金融科技周上,SBF还作为重要嘉宾参与。香港在今年10月31日正式发布了《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吸引了众多加密机构和Web3公司,这无疑也给香港的监管安全带来了一定风险。

“目前香港的虚拟资产交易和Web3从业者应当关注最近刚修订通过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了虚拟资产的含义,经营及涉及虚拟资产的活动限制等内容,其中明确列明了‘涉及在虚拟资产交易方面使用欺诈或欺骗手段等的罪行’、‘发出关于非持牌人提供虚拟资产业务的广告的行’、‘欺诈地或枉顾事实地诱使他人提供虚拟资产的罪行’等刑事罪行。”王国全表示。

FTX事件并非是加密货币行业发生的第一起欺诈事件。一直以来,加密货币和Web3创业公司由于金融投机属性较强,受到了各国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每年都有众多加密货币从业者由于欺诈用户的行为而被各国监管机构实时抓捕。今年9月,韩国法院对加密货币项目Luna的创始人Do Kwon发出逮捕令,据韩国检察官发言人透露,已向包括当时居住在新加坡的Do Kwon在内的六人发出逮捕令。2022年5月,Luna的市值在短短几天内从400亿美元直接归零,超过20万投资者因此遭受损失。

很难说,由FTX所引起的加密货币多米诺骨牌事件会延续多久,还会有多少加密货币公司倒闭,但这一行业在狂欢时期所吸引的资本,正在回归冷静。